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三日星期四

下午二時三十分開始會議

出席者：

施偉賢爵士議員，C.B.E., LL.D., Q.C., J.P. (主席)

布政司，陳方安生議員，C.B.E., J.P.

財政司，議員麥高樂爵士，K.B.E., J.P.

律政司，馬富善議員，C.M.G., J.P.

李鵬飛議員，C.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李國寶議員，O.B.E., LL.D., J.P.

彭震海議員，M.B.E.

司徒華議員

譚耀宗議員

黃宏發議員，O.B.E., J.P.

何承天議員，O.B.E., J.P.

夏佳理議員，O.B.E., J.P.

鮑磊議員，O.B.E., J.P.

林貝聿嘉議員，O.B.E., J.P.

劉健儀議員，O.B.E., J.P.

劉華森議員，O.B.E., J.P.

梁智鴻議員，O.B.E., J.P.

杜葉錫恩議員，C.B.E.

黃匡源議員，O.B.E., J.P.

陳偉業議員

鄭海泉議員，O.B.E., J.P.

鄭慕智議員

張建東議員，O.B.E., J.P.

張文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

馮智活議員

馮檢基議員

夏永豪議員，M.B.E., J.P.

何敏嘉議員

黃震遐議員

林鉅津議員

林鉅成議員，J.P.

劉慧卿議員

李永達議員

李家祥議員，J.P.

李華明議員

文世昌議員

潘國濂議員

唐英年議員，J.P.

涂謹申議員

黃秉槐議員，M.B.E., J.P.

黃宜弘議員

楊森議員

楊孝華議員，J.P.

黃偉賢議員

鄧兆棠議員，J.P.

陸恭蕙議員

陸觀豪議員

胡紅玉議員

田北俊議員，O.B.E., J.P.

曹紹偉議員

李卓人議員

缺席者：

許賢發議員，O.B.E.,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劉皇發議員，O.B.E., J.P.

麥理覺議員，O.B.E., I.S.O., J.P.

葉錫安議員，O.B.E., J.P.

狄志遠議員

列席者：

立法局秘書馮載祥先生

總督彭定康先生根據會議常規第 4AA 條出席會議，向本局發表講話，並接受提問。

主席（譯文）：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歡迎總督。

立法局秘書（譯文）：總督到。

主席（譯文）：總督將會答覆議員就已獲通知的三個題目所提出的問題。議員可就所問問題提出一項簡短的跟進問題，但只限於要求闡明某點。請舉手示意。李鵬飛議員。

李鵬飛議員問：

主席先生，總督曾於今年三月召開有關毒品問題的高峰大會，請問至今在對付毒品方面有何進展？現時屋邨常發現有很多針筒，隨處可見，而很多居於屋邨的青少年經常吸天拿水，但我見不到當局有何實質行動解決這問題。我相信香港人現在很想知道，總督先生會有何實質行動解決這些問題？

總督答（譯文）：

謝謝這位議員提出這項問題。相信他記得在三月間我所召開的高峰大會中，我們在結束討論時曾為政府訂立一項行動計劃，而我們剛就這項行動計劃第一季的施行情況提交報告。該報告涉及多項事宜，包括禁毒教育與執法，以及進行更多研究和加強康復輔導與戒毒治療的重要性；我們正致力在本港進行這些工作。此外，我們亦會跟進參與高峰大會者所提出的四十多點意見，我們剛就這些意見以及禁毒常務委員會就這些意見所發表的評論作出回應，並會繼續向所有曾參與高峰大會的人士，每 3 個月提交報告一次，亦會向社會各界人士報導政府正在採取甚麼措施，以實施原定的行動計劃及在高峰大會所收集的意見。

或許我可以補充兩點。第一點這位議員亦已間接提及，就是我們優先處理這項計劃的原因，這是由於毒品案件數字，尤其是涉及 21 歲以下人士的案件數字，上升幅度驚人。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四年期間內，上述年齡組別吸毒者的增幅，超逾 229%。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根據我們最近所得的數據，新舉報的吸毒者人數，首次有所下降。今年第一季人數與去年第一季比較，下降了幾近 30%；但我們不應因而感到自滿。在今年內待我們收集到更多數據時，可能發覺上述情況只不過是短暫現象，而非一種新趨勢的開始。因此，我認為我們絕無理由停止對這些計劃給予其所應得的支持和重視。

我想提出的第二點，是關於一項提議。據我所知，多位議員曾提出這項提議，而在我所提及的高峰大會中，亦有人提出過。這項建議是應設立一個打擊毒禍的基金，並應把被定罪毒犯因販毒所得而被充公的金錢，注入該基金內。據悉對於這項不時有人提出的建議，亦有人列舉理由加以反對，特別是指出上述收入並不穩定，不宜作為基金的主要收入來源。不過，有關本港應設立一個專門對付毒禍的基金的建議，政府現正認真考慮，並打

算在秋季向本局和社會人士提出一些建議。雖然如此，我謹重申，我們會繼續就行動計劃的施行情況以及在高峰大會收到的大量建議所作出的反應，提交報告。

李鵬飛議員問：

主席先生，現時特別在屋邨內，我自己也見到很多青少年明目張膽地吸毒、吸天拿水和打針，針筒真的隨處可見。我問居民應怎樣解決這問題，他們說特別在黃昏和晚上的時候，並不見到警察進行巡邏。現時所得的居民報告數字一定並不準確，因為居民都怕了那些青少年，他們會遠遠避開，當作看不見。我相信這問題會愈來愈嚴重，當局一定要採取實際的行動。居民的意識是，沒有足夠警察進行巡邏，根本沒有人理會他們，而他們又怕了這群青少年。但很多個案都在屋邨發生，我認為政府一定要注意這事，因為居民的意識是警察並不足夠，所以那群青少年才會這樣做。請問情況是否真的如此？

總督答（譯文）：

警方當然曾參與三月間召開的高峰大會，他們亦有分參與我們就實施行動計劃所舉行的所有會議。他們知悉與社會人士、撲滅罪行委員會和學校及學院合力打擊毒禍的重要性。我可向這位議員保證，警方是會優先處理此事。事實上，警方於去年在掃毒方面成績超卓，檢獲大量毒品。不過，正如這位議員所說，我們需要有足夠的警員，在街上及屋邨進行巡邏，相信大家都明白，這是很重要的。至於這位議員所提及的情況事後的一些景象，我在巡視若干屋邨時，亦曾目睹——用以進行毒品交易的樓梯底、在窗旁放置毒品和金錢以便交易的地方、在清晨（當小孩上學時）到處被人發現的針筒。這些都是毒品遺禍的跡象，我們要竭力加以消滅。當然，警察勤加巡邏及採取更好方法教育青少年有關毒品的禍害，都是成功禁毒計劃不可或缺的一環。

主席（譯文）：唐英年議員。

唐英年議員問（譯文）：

主席先生，我的提問是有關法治問題。我相信大家都同意，香港現時享有極高水平的法治，這是我絕對同意的，法治是我們最關注的事項。事實上，如果我將布政司曾說的話加以解述，本港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在一九九七年之前及以後維持法治。總督先生，你可否說明或詳述，除了進行現時我們所做的事外，從現在直至一九九七年，你打算做些甚麼，藉以進一步加強本港的法治？換句話說，你打算採取甚麼其他措施，以確保本港繼續享有法治，或加強現有的法治？

總督答（譯文）：

如果我詳細陳述我們想做的其中一些事情，希望這位議員會耐心聆聽。鑑於最近在此會議廳進行的辯論，以及我和鄭議員進入會議廳時共同贊成採取的態度，即以“和平與仁愛”作為這個答問會的格言，我會盡量心平氣和地陳述政府的計劃。

不過，我首先想說明，我們為確保本港享有法治所能進行的最重要工作——我們在本局所能進行的工作，就是在本月底將有關終審庭的法例列入本港的法律內。據我猜測，此事是引致昨天舉行辯論的原因。雖然參與該辯論的一兩名主要發言人今天缺席，我依然以平和的語氣，略為談談昨天的辯論。我可以理解（我以插話方式提出此點）他們為何一直深刻誤解我們與中方達成的協議，為何不斷對終審庭條例草案發表一些很有傷害性的錯誤言論，這是由於當總督出席談論此問題時，他們卻很少到會議廳真正與總督進行討論。

我認為香港人染上一種在英國稱為柯利達症（Craddockitis）的流行病，這種病並不單止對性情憂鬱的退休大使有所影響，其影響顯然較為廣遠。此病有多種成因和徵狀。患者往往認為自己才具有美德，自己方知曉香港應怎樣做才對，自己才關注那些令香港變成那麼獨特的事物，並認為除非別人都贊同你的意見，附和你的分析，否則，對香港來說，只有死路一條。除非別人常常同意你的見解，否則香港便劫數難逃。這些都是這種流行病的徵狀。

我謹本着剛才提及的和平與仁愛以及和解修好的精神，向抱有該種特別觀念的人士指出，當他們審議終審庭和我們與中國達成的協議時，或許偶爾撫心自問：首席大法官是否相信法治？首席大法官是支持協議和條例草案的。布政司、財政司、律政司、律政專員（法律政策）、刑事檢察處處長又如何？他們是否不支持本港施行法治？行政局的著名御用律師——例如張健利先生和李國能先生有何想法？香港律師會意見如何？各總商會如何？各國際總商會又如何？澳洲、美國、加拿大、日本和南韓等政府，本港的所有主要貿易夥伴均支持終審庭協議、它們又如何呢？它們是否不相信法治？

我確實認為人們有時也許要更冷靜地想想，自己是否確實經常都是對的。也許他們在亮相於無處不在的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告訴世人香港在一九九七年會崩潰之前，就應該想及此點。指出未來可能發生的危險，要求作出有關保證，設法防止危險來臨（這正是政府一直致力進行的事），這種做法，與告訴別人一九九七年後法治便會消失的做法，簡直是天壤之別。因為如果人們開始相信法治會消失，那末，香港的繁榮和普通市民的工作，都會受到非常嚴重的影響。

因此，政府首先設法做的事，便是通過該條例草案，把它列入本港的法律內，因為我認為如果我們未能辦妥此事，香港便會極其不利，而本港的法治亦會受到嚴重的損害。我們會盡力進行此事，正如以往盡力處理其他事項，亦正如去年設法為香港推行公平的選舉一樣。

第二，這位議員極有耐理聆聽 — 我會說得快些，並且更為親切 — 第二，這點我認為亦很重要，就是我們必須確保，司法的執行應盡量有條不紊。因此，我們希望看到更多法院開庭審訊，看到更多法官坐上法官席，看到當局撥出更多資源為法院提供足夠的中文設施，以及看到法院於將來更快速清理積壓的案件。

第三，我們須聯同中方，設法確保我們能夠完成法例本地化和改編的計劃，稍後我會再談及此點。在法例本地化方面，工作進展，頗為順利。法例改編方面的主要問題，在於有關官員所說的改編方式，而不是整體上的程序問題。我們必須完成檢討法例的工作，推行這項工作的目的，在於確保本法的法律均符合人權法。我們亦繼續確保本港的警隊，繼續獲得適當的資源，以及得到其所應從本港社會獲得的一切支持。我認為根據一般估計，本港警隊在亞洲是首屈一指的。

在警務人員努力工作下，過去多年，本港的罪案數目，得以維持在極佳的水平，而根據國際刑警作出的比較，上述數字，比其他國家，例如新加坡的為佳，這點我經已提及。至於暴力罪行數目，亦繼續下降。上述就是我認為我們需要做的其中一些事項，以維持本港的法治 — 香港繁榮興盛，社會秩序良好，法治精神，功不可沒。

唐英年議員問（譯文）：

主席先生，我急於舉手因為這是我向你提問的最後機會。我認為你所說的，顯然是柯利達症流行病。通常社會發現任何流行病時，必須予以消滅。你打算如何消滅柯利達症呢？
（眾笑）

總督答（譯文）：

我會考慮在我涉及的所有爭論中，以真誠親切的態度，闡明事理，但對於我認為是完全誤解、完全判斷錯誤以及完全違反這個獨特社會利益的言論，我會繼續堅決地加以反駁；不過，我希望能繼續以禮相待。

主席（譯文）：何承天議員。

何承天議員問（譯文）：

謝謝，主席先生。總督先生，根據最近一些報道，多名高級公務員可能會於未來數年內退休，有關部門的高層因而會出現真空情況。該些報道又表示，政府可能要從外間招攬人才，填補這些職位。

總督先生，我的提問其實是針對專業部門的情況。首先，我不相信在這些部門工作的專業人員有足夠機會晉陞至最高階層，即掌管部門或成為司級官員等。因此，我的提問是究竟政府有否訂立政策，增加這些人的陞級機會，以及為他們提供管理方面的訓練，使他們不但被看作為建築師、工程師或測量師，而且可真正躋身最高管理階層，成為部門首長、司級官員，而無須從外間招聘人手，以免打擊在這些部門工作多年的人員的士氣？

總督答（譯文）：

這是一項重要的問題。在談及這位議員提出的要點前，我想談一談我記起的一個最近發生的事例。某人從外界加入政府工作，負責率領一群多數屬於專業人員的下屬，該人工作表現優良。有關該名司級官員的表現，相信這位議員亦有同感。在他領導下，我們確見優秀的專業人員嶄露頭角，日後當可成為接班人。

今早，公務員事務司向立法局有關事務委員會作證，對於這項提問，深信他定能提供一個更精闢流暢的答覆。不過，有兩點我想集中討論。

首先，你說得對，在未來三兩年內，有些公務員可能會離職。兩年後，總督亦會離任。不過，直至目前為止，我認為這樣說才是中肯：雖然我們了解將來可能出現危機，但當我們真正看看個別部門的情況，以及整體公務員的概況，便會發覺一些就人才流失作出的報道，往往極為言過其實。過去 12 個月來，公務員的流失率略高於 5%。不過，我們亦承認，首長級職位的流失率約為 11%。事實上，我們也知悉很多首長級人員已踏進所謂“退休年歲範圍”內，在未來兩年，他們便須面對難以作出取舍的個人抉擇，須就其最大經濟利益作出決定。因此，我們並不是不知道我們可能要面對和其他機構也要面對的問題，特別是關於專業人才方面。

我想提出的第二點是，我們一直設法利用培訓計劃來應付這個特別問題。今早公務員事務司正探討應付這個特別問題的方法——推行全面的培訓。我們已檢討整個培訓政策，並已將遠比以前為多的資源（按個人利益計算也不少），注入培訓計劃，籍以確保政府的專業人員能夠出掌要職，擔任何議員正確地指出其所應擔任的職位，掌管政府部門，發揮一般管理才能。為着達到這個目的，其中一些人員已有機會在海外及在香港修讀管理課程。因此，我們繼續將重點放在培訓工作上，希望可以避免這位議員所提及的問題。

當然，我們要做的最重要事項，是確保一九九七年之前或以後，公務員士氣保持高漲，盡量令優秀人員留在政府工作，繼續提供優良服務，正如目前一樣。

主席（譯文）：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問：

主席先生，中英雙方在終審庭問題和機場融資問題上達成協議，而布政司陳方安生女士又前往北京，與中方官員進行討論，這些事情給香港人一個較為樂觀的看法，就是有關未來和過渡的問題可能獲得處理，例如九號貨櫃碼頭和法律本地化等問題。但一個對香港人，特別是政治人物來說的一個很重要的結還未獲放在議程中討論。請問總督先生，日後會否再次討論三層議會的順利過渡問題？會否透過某種形式在現時或日後與中方再次討論三層議會順利過渡這事？

總督答（譯文）：

我們舉行了 17 輪會談，務使一九九三年的三層議會能夠順利過渡，但可惜政府雖然作出了讓步和妥協——深信這些讓步和妥協並不會獲得本局議員一致贊同，結果我們還是不能達成協議。

現時情況怎樣？現時的情況是我們首次以直選方式，為區議會和兩個市政局舉行了首兩輪選舉，所有議員實際上都是經直接選舉產生。我們首次舉行了這些實際的直接選舉；參選者人數破了歷年紀錄；選民投票人數亦創下新紀錄。我記得在區議會選舉中，選民投票人數比上一次選舉高出 60%，在兩個市政局選舉中，則高出 40%。立法局選舉即將於九月間舉行，多位現任議員都會參選。深信這次選舉會如區議會會與兩個市政局的選舉一樣成功。

現時本港的選民登記率，亦創下新紀錄。在地區組別方面，約為 65%。在功能組別方面，合資格的選民遠超逾 100 萬人，約為上次選舉時的 15 倍。因此，我肯定這些選舉一定會成功，我們因而會有一個由廣大選民，自由及公平地選出的立法局。因應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而採取一些適當辦法，新一屆立法局當可延續至一九九九年。

依我看來，上述安排是絕對有機會順利過渡的。不論以往，昨天，今天或日後，我都不認為香港穩定地推行的民主化程序以及其對立法局的影響，會對本港的安定繁榮構成威脅。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我希望一些平時平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批評我們在香港所做的事的參選者，在經歷區議會和兩個市政局的競選以及九月舉行的立法局選舉後，會同意我們的見解，就是以正當方法在香港選出的立法局，是絕不會令人感到害怕的。

因此，我認為達致順利過渡的最好方法，莫過於盡量確保秋季舉行的選舉，得以暢順地推行，而新一屆立法局在未來數年，應如過去 4 年一樣，盡力工作，貢獻社會。

馮檢基議員問：

我想跟進一個問題，就是我相信彭定康先生也知道去年人大曾通過一項議案，就是在九七年後，他們不會以現時的方法選出三層議會。請問在彭定康先生與中國日後溝通的過程中，三層議會順利過渡或經過某一種形式順利過渡會否成為與中國討論的議程？

總督答（譯文）：

就我們而言，這事項經常列於議程。不過，香港政府並沒有對順利過渡構成威脅。我們所作的安排，是完全符合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我們認為這些安排符合香港的利益。我們認為這些安排獲得香港人廣泛支持，相信到了九月便可證明此點，而我看不到有何理由要破壞或廢除這些安排。

世上有很多事情，不是由我負責的，其中包括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人認為需要在一九九七年廢除香港市民於一九九五年選出的立法局，我卻完全看不出為何要這樣做。不過，我不想挑釁別人，這是我的立場，以往如此，以後亦然。

主席（譯文）：司徒華議員。

司徒華議員問：

總督先生，剛才有人提到一種病，同時說這種病是要消滅的。由此我又想到另一種病，這種病會嚴重影響法治。在法庭上愈來愈多人患上失憶症，但除了在法庭外，很多政治人物也患上這種病，忘記了自己曾經說的話。請問這種病又怎樣醫治呢？

總督答（譯文）：

醫治這種病的其中一種方法，是提醒政治人物他們曾經說的話。如果昨天那位雄辯滔滔的政治人物今天亦有出席，我當會提醒他於一九八八年所說過有關國家行為的話。當我在威斯敏斯特擔任國會下議院議員時，有兩種禮儀，不是規則，是議員通常都會遵守的。第一種禮儀是如果你曾積極參與一項辯論，其後便應到場聆聽答辯；第二種禮儀是如果某人不在場，你便不應太猛烈地評擊他。因此，當我就這位議員有關政治人物患上失憶症的答覆加以評論時，我最少會遵行我那一方的協議。

政治人物偶爾亦會做些其他事。我又記得當我最初擔任國會議員時，有一名男子經常站在西敏寺地鐵站外面，身前身後掛着三文治式的標語牌，上面寫着世界末日將於明年來

臨。現在我認爲這是顯示言論自由的存在而已，而我從不相信這預言可能會實現。事實上，當我在 14 年後離開國會時，該名男子仍在那裏，但世界末日還未來臨。我不認爲在政治上運用這種危言聳聽的手法很有功效。雖然這種言論確已充斥於廣播中，但我不認爲這對香港會有裨益。我謹重申，我認爲失憶症的最佳治療方法是記着自己曾說的話。當然，有時候你要明智地調整你的立場。隨着時代的改變，有時候人們是要順時適變及解釋爲何要這樣做。

司徒華議員問：

剛才總督先生說，假如有人患了失憶症，就應該時時提醒他曾說些甚麼。不知總督先生是否有甚麼事情須提醒我，是我曾說而又忘記的？

總督答（譯文）：

我並不是指在座的這位議員。我記得這位議員曾說過的很多話，他談及鸚鵡的話，饒有趣味，有時他妙語連珠，令人發噱。請司徒議員放心，我並不是指他忘記了曾說過的話。司徒議員曾是一位出色的校長，我肯定他從來不會這樣。

主席（譯文）：林鉅成議員。

林鉅成議員問：

總督先生，我相信彭定康先生與我都有相同的信念，就是坐在總督先生右邊那批得力官員對香港貢獻很大。事實上，他們其中不少人都希望在九七年後能夠繼續爲香港市民服務。也許彭定康先生也聽過一句中國的說話，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請問彭定康先生，你的官員爲你做了很多事，那麼他們希望在九七之後繼續爲香港人服務這理想，你以往曾做些甚麼；將來兩年又會做些甚麼，以協助他們達成這理想呢？

總督答（譯文）：

毫無疑問，我不想用隨身潔具來形容身居要職的同事和官員，特別是因爲我想及在香港的近代政治史中，刷子是帶有一些不幸的含義。不過，我同意這位議員的意見，就是我們應設法爲那些希望繼續爲香港服務的公務員，盡量爭取留任的機會，越多人留任越好。

我認爲我們可以做很多事。首先，我們應盡量給予本港官員機會，使他們得以直接認識更多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和中國官員的事宜，日後他們將會和該等官員共事和緊密合作。這是我們開辦清華大學課程的原因。我於一九九二年向魯平主任提出這項建議，至目前爲止，相信已有 170 名港府官員修畢該等課程，我們日後還會在清華大學舉辦更多課程。這些課程既富於創意，又非常有用，我謹在此向負責主辦的清華大學和所有曾參與協辦的人士加以表揚。

我們亦要確保，本港公務員具備日後與中國同事一起工作時所需的各種語言技巧。我們希望公務員能夠通曉中英文及能說三種語言。因此，我們將更多資源，特別放在普通話課程上，但也有顧及中文書寫課程和爲一些外籍公務員而設的粵語訓練課程。這些都是不可忽略的要點。

另一方面，我們亦想設法確保，中國官員對本港公務員的健全體制以及保持公務員士氣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認識。我們想確保中國官員對香港政府的運作方式有深刻的了解，以及對致力促使香港政府順利運作的所有人員的品格、才能、傾向、才幹和履歷有深刻的了解。我們樂於在這方面爲中國官員和香港政府建造橋樑，以便溝通。

因此，我認爲這是一個雙向的程序：向中國和中國官員更深刻介紹港府官員，以及由對方作介紹。由於香港政府紀錄良好，以廉潔、公正、高效率見稱，我並非妄自尊大，而是確信上述互相認識的程序將會獲得中方官員熱切歡迎，並深信他們與我們一樣，獲益良多。

林鉅成議員問：

主席先生，我相信彭定康先生了解到，司級官員所受到的一些壓力是由於北京對彭定康先生的抗拒。不知彭定康先生日後會否做一些事，幫助各位司級官員減輕壓力，例如彭定康先生逐漸在高層政治架構中「隱形」，其中一個做法是，在下一立法年度，彭定康先生會否要求布政司女士坐在那座位上回答立法局議員的問題呢？

總督答（譯文）：

我認爲布政司已有足夠事務來填滿每天的 24 小時，無須再加重其職責。不過，我謹告知這位議員，其實在過去至少 18 個月，我一直不停重複這番話，就是越接近一九九七年，我就越想將職責和權力下放給高級官員，亦越想提拔他們參與香港事務的決策以及向市民提出港府的政策。這種做法不但符合一般管理原則，顯然亦顧及一九九七年的現實情況。一九九七年後，除非出現一些我現時想像不到的奇蹟，我將不會在這裏，但大多數高級官員仍會留任。他們和在港的政治人物更積極參與施政工作，是很重要的。總督這種做法是合乎情理的，而總督亦打算這樣做。

讓我再補充一點。我認為在政府工作的同事是為香港服務。我相信他們現在為香港謀求最佳利益，一九九七年後亦會為香港謀取最佳利益；相信他們不會也不應因為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和涉及的過渡問題而感到精神分裂。他們努力工作，為港人提供效優良的服務。今天的情況是這樣，深信過渡後的情況也是一樣。

主席（譯文）：黃匡源議員。

黃匡源議員問（譯文）：

謝謝，主席先生。總督先生，閣下身為香港總督，如果今天剛巧是你的生日，而你又可獲得達成 3 個心願，請問你會有甚麼願望？

總督答（譯文）：

有一次英國駐華盛頓的一名大使在聖誕節曾被問到類似的問題，有人問他的最大心願是甚麼，他回答了這問題。翌晨，他從電台廣播聽到法國大使被問及其最大的心願，他的答覆是：「世界和平」；蘇聯大使亦被問及其最大的心願，他的答覆是：「內戰結束」；而當英國大使被問及他的最大心願是甚麼時，他回答說：「一盒蜜餞果品」。（眾笑）

我最大的心願是，首先，香港和香港人得到未來統治者的信任，參與繼續開放中國的工作，成功改變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面貌，扮演香港人希望得以發揮其所長的角色。中國領導人應知悉，香港大多數人是如何致力促使香港能於一九九七年順利過渡，我認為這點是很重要的。我相信香港人確想感覺到他們獲得中國信任，不會因其所抱有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而被視作對中國構成威脅。

第二，法治是香港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我特別希望，並且深信在一九九七年後，法治仍能完整無缺，繼續存在。我也希望香港推行法治的經驗，對經常表示有意在中國發展法律體制的中國官員，有所幫助。

第三，我希望這位議員容許我表達一個個人的心願——我很想在一九九七年後重臨香港，雖然多數不會在短期內回來，屆時希望看到一個與現時一樣成功、繁榮興盛、秩序良好、欣欣向榮的社會，足以作為鄰近地區和世界各國的殷鑑。我並不喜歡蜜餞果品。

主席（譯文）：鄧兆棠議員。

鄧兆棠議員問：

總督先生，早陣子魯平先生和錢其琛外長曾會見陳方安生女士。總督先生作為香港公務員的老闆或統治者，不知心裏有何感想？又據總督先生估計，何時你會與他們會面呢？因為如果總督先生與他們會面，對公務員的士氣和穩定性肯定會有很大幫助。

總督答（譯文）：

我不感覺自己像大老闆，或像個老大哥，但正如這位議員所說，我負責管治香港，為此我與一群精明能幹、盡忠職守的高級官員一起緊密工作。希望他們都有機會在未來數月或未來兩年與魯平主任及其屬下高級官員會面，並希望繼布政司獲中方接見後，港府其他官員亦獲安排會面。在上述會面中，陳方安生女士獲得恰當的盛情款待。

有關港澳辦公室主任和香港總督的定期會面，雙方曾有默契和協議，可惜在過去兩年半以來，一直未有按照協定舉行。現時我只想說，我很樂意 — 很高興 — 隨時與魯平主任或他的任何同事會面。

據悉香港其中一個政黨，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近日提議港澳辦公室主任與總督會面，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民建聯與我並非經常看法一致。我會盡力而為。這次我完全同意他們的觀點，認為雙方適宜會面。不論雙方能否就任何議程任何項目達成協議，我認為會議本身對加強香港人的信心和提高公務員的士氣有一定幫助。

因此，我懷着希望，耐心等待。不過，如果我的希望不能實現，其他人便要與中方會面，而我肯定他們會生動流暢地表達香港政府的意見，並經常顯示他們會致力維護香港的利益。一九九七年後港人治港，是不包括英國所委派的最后一任總督。

鄧兆棠議員問：

請問總督先生，會否在兩國外長會面後，你將有機會與魯平先生或錢其琛外長會面呢？

總督答（譯文）：

我認為這主要取決於中方官員。在兩國外長會議之前或之後，我都樂意與中方官員會晤，但這確實要由他們決定。這是一個重要會議，因為英國委任了一名新外相，深信他想藉着這個機會盡早認識副總理錢其琛。我們尚要解決不少重要事項。雖然聯合聯絡小組於今夏取得一些工作成果，但前面仍是前荆棘滿途。在民用航空運輸協定、法律改編、國籍問題、公務員過渡等方面，兩位外長還有很多事項要商討。面對要討論的大批問題，不論能

否經常達成一致意見，相信他們會如韓達德先生與副總理錢其琛以前會面時一樣，在愉快和有涵養的氣氛中，進行會談。

主席（譯文）：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問：

主席先生，最近一些輿論提到總督先生坐在一張很熱的椅子上，“the hot seat”，有人則說他坐「冷板凳」。當然，當他採取高姿態時，坐的椅子可能相當硬；但如果採取低姿態，椅子就會相當軟。相信總督先生、主席先生和秘書長都可能感覺到今天所坐的椅子與以往不同，今天的是是軟椅。當然，我要多謝主席先生和秘書長在我的請求下，換了一些舒服的椅子給總督先生坐。首先，我想問些輕鬆的問題，不知總督先生坐在這張椅子上有何新感想；是否覺得比以前舒服些呢？

總督答（譯文）：

我惟有自嘲一下來回應這位議員。其實以我的體型，椅子是用甚麼物料來造的，通常對我才不怎樣重要。（笑聲）不過，我得感謝這位議員使到本來已是頗為舒適的變得更為舒適。這個位子可能是一個三煞位，有時甚至會是一個後排座位，不過，我可以向這位議員保證，他對椅子的講究，經已確保這是一張舒適的椅子。

黃宏發議員問：

主席先生，我跟進的問題是，千萬不要做後排駕駛員，否則，事情相當嚴重。談到椅的時候；椅又解角色，“chair means a role”，作為總督或行政長官，可有兩個不同角色扮演，一個好像新加坡總統或英國女王一樣。依這角色來看，總督先生應該是女王，而陳方安生女士則應該是真正的行政長官。但如果以總督先生現時的扮演方法，將來陳方安生女士出任行政長官後，她扮演了總督先生的角色，下面由誰人出任，只是下屬而已，這樣變成很難可以誕生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我希望在這過渡期，特別是最後這兩年，不是為了任何原因，不是為了對總督先生個人的能力有任何懷疑；不是為了對他的人格有任何懷疑；更不是對他的誠意有任何懷疑，只是希望總督先生逐漸扮演一個淡出的角色，這似乎是正確的做法。這樣坐的椅子可能會好些，可以坐在椅上統而不治“reign but does not rule”，這樣的角色可能會較好。我希望總督先生就這問題給我們回覆。

總督答（譯文）：

雖然我自己不是完全胸無大志，但是可以向這位議員保證，我的大志不包括謀朝篡位、另立皇朝在內。（眾笑）以近日種種經驗來看，香港根本毋須由我在朝統御，本來就夠多風風雨雨了。

正如我先前提到，既然有公務員本地化，又有諸如本局等代議政制的發展，我以為我們愈接近一九九七，總督便絕對應該下放更多權力，確保更多決定是出自那些會在一九九七年以後治理香港的香港人。

不過，這不就表示身為總督的就毋須再作出困難的決定，亦不代表以後就不會再有任何情況是要身為總督的充當緩衝或避雷針，以便其他人可以完成工作；又或身為總督的便不再需要劃清界限，表明當局可以去到哪個地步，以及到了甚麼地方便不再舉步。我以為在最少 18 個月前，我已經公開勾劃出這是我會擔任的角色，儘管我這樣做的時候有些人覺得十分驚奇。

我有幸有一支有足夠才幹的高級公務員隊伍，使我可以下放更多權力，而絕對有信心他們有能力執行和落實他們的決定。因此，對於這位議員剛才所說的，大部分我也有同感，但有所保留。至於這位議員的好意 —— 今次不是舒適的椅子，而是帝王寶座 —— 卻是敬謝不敏了。

主席（譯文）：林鉅津議員。

林鉅津議員問（譯文）：

主席先生，我想更改提問，就今天列出的第三個項目，即打擊毒品事宜，提出質詢。有關此事，大家都同意徹底解決辦法在於提供足夠的禁毒教育。在香港此項工作主要是由非政府機構推行，而該等機構所面對的最大難題是長期經費不足。由於缺乏經費，這些機構難以提供長期合約，屬下員工因而很快便會離職。經費不足的主要原因，似乎是非政府機構於對付毒禍方面所獲撥款，在保安科中是屬於較後處理的項目。我的提問是，政府有何計劃增加禁毒教育的撥款？例如會否考慮成立信託基金，藉以為上述用途開關明確而可靠的收入來源？

總督答（譯文）：

我深信對此事項有深刻認識的這位議員亦知悉，撥款推行禁毒工作的機關，並不單止限於保安科。其他政府機關，例如教育署、社會福利署等，當然亦有撥出資源。

雖然如此，但我仍非常同意這項質詢的要旨，故此，正如我剛才表示，當我們在今夏討論公共支出時，已加緊研究為打擊毒禍而設立信託基金的建議，以應付包括推行禁毒教育計劃在內的種種開支，希望在夏季休會後能就此事發表一些公布，但我不知本局所有議員是否都會放暑假。到了秋季，我們肯定會就此事發表明確公布，希望如此可令這位議員感到滿意。

休會及下次會議

主席（譯文）：我現依照會議常規的規定，宣布休會。下次會議定於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九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正舉行。

會議遂於下午三時三十四分結束。